

当代美国女作家情爱小说



[美] 劳拉·泰勒 著
王亦兵 译



今夜我想你

JINYE WO XIANG NI

北方文艺出版社

59837

今夜我想你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版贸审字 08 - 97 - 0015

© 1995 by Laura Taylor

© 1997 中文简体字版专有出版权属北方文艺出版社

本书由美国 Buntam Books 安排出版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责任编辑:马合省

封面设计:屈剑峰 蒋 宏

今 夜 我 想 你

Jinye Wo Xiangni

[美]劳拉·泰勒 著

王亦兵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 105 号楼)

中国石油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张 5.5 插页 4 字数 110 千字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 - 5317 - 1020 - X / I · 1004 定价:12.00 元

目 录

一、黄昏时的海滩..... (1)

在两个陌生的目光相接的那一刻,便预示着一个不寻常的故事就要发生了。

二、第二次相遇..... (17)

伊莉莎白无法掩饰自己,迈克尔深深地吸引着她,于是她放弃了努力,听凭自己走近他。

三、潮水..... (34)

他坚实的臂伸过来抱住了她,她没有反对。嗅着他身上散发出的古龙香水的芳香,她感受着自己在他怀中的放松。远处海面上传来浮标起伏的撞击声,这声音唤起了她某些记忆。

四、无法表白..... (46)

他痛恨自己对她的渴望,他的痛苦无法对她诉说。

五、沙滩晚餐..... (66)

他们在沙滩上晚餐,各自讲述了童年的一些事情。

六、爱情中的阴影..... (78)

她站在那里,回想着那个把她和约翰·梅森永远联系在一起的事件,她来到墓地是想寻求某种了结,

而不是想来惩罚她自己。

七、爱河..... (98)

他们纵情于爱之中，忘记了年龄、时间。

八、心理痼疾..... (112)

他就像一只身不由己地扑向火堆的飞蛾，那熊熊的烈火最终会把他燃成灰烬。他的父母已经在爱的祭坛上焚毁了，他们那毁灭性的爱也毁了他的一生。

九、留住今宵..... (133)

伊莉莎白慵懒地搂着他的脖子，睡意朦胧地说着自己的爱。她发出一声满足的叹息，然后闭着眼睛睡去了。

十、迈克尔的阴谋..... (139)

迈克尔想将伊莉莎白当警察误伤人的那段经历拍进他的纪录片，而伊莉莎白却蒙在鼓里。迈克尔知道那样一来他将永远失去她的爱，他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矛盾中……

十一、绝望中的恋人..... (153)

迈克尔终于向伊莉莎白公开了他最初的企图，把他的剧本大纲拿给她看。伊莉莎白无法相信这个事实。痛苦、恐惧、愤怒使她浑身颤抖。

十二、尾声..... (160)

迈克尔的真诚的忏悔使伊莉莎白原谅了他，他们重新相爱了。

一、黄昏时的海滩

迈克尔·卡西蒂沿加州海岸那丝缎一般的沙滩吃力地向前走着。他神情专注，这正是他一向的风格。海浪一波一波地涌向沙滩，轻抚着他腋下那副双拐，可他却似乎对此毫无感觉。一只孤独的海鸥在他头顶盘旋，鸣叫，远处的夕阳映出一片绚烂的天空，也照在他那张毫无表情而又消瘦的脸上。

迈克尔凝视着前方。偶而，他也眨一下双眼，挤出流到眼里的汗珠。他吃力地向前走着，全然不顾密布在沙滩边上的那些简陋或豪华的住宅里的人们会怎样看他。

迈克尔稍稍顿了一下，然后握紧双拐加快了速度。他那条没有受伤的腿带着伤腿飞快地移动着。终于，他走到了这一段沙滩的尽头。他绕过托利松林陡崖下的那块巨大岩石，又开始往回走，回到三里远的海荫公园。

汗水浸湿了他那深褐色的短发，浸透了他那条短跑裤和他身上那件褪色的南加州电影学院短袖衫。左颊上方有块肌肉在抽动，他咬紧了牙关。尽管已经竭尽全力，全身汗流如注，他仍然不接受这样一个事实：虽然他花了六个星期治疗受伤的跟腱，但是要想完全康复还需要时间。毕竟，他已经四十岁了；他再也不是从前那个身体健壮的铁人三项赛运动员了。

上个星期他给自己安排的耐受力练习路程要短得多，这一次看来是有点操之过急了。当他终于看见公园大门的时候，他几乎有点神志恍惚了。走进公园，他停住脚步，稳一稳

摇晃的身体，这才开始大口大口地喘气。清新的氧气抚慰着他那饥渴如火的肺。

迈克尔静静地体味着每一缕拂过他皮肤的清风。他看到了那轮落日。他记起了早年在西非一个孤儿院拍的那部记录片，记起了在拍摄过程中看到的那些壮观的落日。突然，他觉得眼前的落日又一次唤起了他对大自然的由衷赞叹。

落日里出现了一个人，一个女人，乌发如漆，着一件不加任何修饰的纯白泳衣；她出现在日影里，出现在涨潮的浪头上。迈克尔皱了皱眉头，心却莫名地跳了一下。待看清了这个打断他观赏落日的不速之客后，他呆住了。她是什么？是锻炼过度引起的幻觉吗？他眨了眨眼，凝神再看。她没有消失。她正向他这边过来。湿发贴在她脸颊上，她甩了甩头，甩开了那一头齐肩的黑发；然后，她用指尖拂去眼上和唇上的水珠。又一个浪头卷过来，可她站稳了，没被冲倒。他听到了她那清亮的笑声，听出了笑声中的开心与得意。

迈克尔觉得自己突然无法呼吸了，全身的肌肉都变得酸软颤动。热浪在他的血管里肆虐横行，红色的血液燃成了火。迈克尔知道，他遇到了让他动心的女人。

然而，就象大多数意志坚强的男人一样，不论是在个人生活上还是在工作上，迈克尔都有足够的自制力。这虽然近乎残酷，可同他的个性却并不相左。他不想吓着眼前这个女人，可他又不情愿就这么同她擦肩而过，于是，他干脆什么也不去想，只管陶醉在这比落日更让人心动的美丽之中。

伊莉莎白·帕克在海浪中站稳了身子，避开了水底的回流，慢慢靠近海岸。她很熟悉大海，一看便知有很多年的游泳经验，对她这种三十四岁加州沿海居民来说，大海是她的伙

一、黄昏时的海滩

伴，挑战与宁静都是大海的赐予。

海浪很猛，她听凭潮水带着自己向前漂了一阵，思绪也飘了一阵。突然，她站直了身子，水底的潜流冲得她打了个踉跄。一个漩涡，一片浮沙。她终于站稳了脚步，向大海和海荫公园中间的那片沙滩走去；那儿有她的一条浴巾。

伊莉莎白用手指把贴在脸颊上的浓密黑发拢到脑后，眼光却不由自主地投向那个在她往回游时出现在沙滩上的人影。向前走到海水及膝的时候，伊莉莎白看清了那人手中的双拐。他就站在离水边几尺的地方。

伊莉莎白的目光在那男人消瘦的脸上搜寻着。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可她知道这是个让她怦然心动的男人：头发修理得体，眼眉很浓，有一双会说话的褐色眼睛，眼角的鱼尾纹延入发际，他的鼻梁挺直，还有一个显得很刚毅的下巴。

他的身体很健壮，肌肉饱满，乍一看去觉得他也就三十刚出头的样子。可他那双眼睛，那双眼睛中的阴影却明白地表露着他心灵的疲乏。她读出了他眼中的忧郁，也读出了他的实际年龄：他该早已过了不惑之年了。她的目光掠过他手中的双拐，停留在裹在他左脚踝处的绷带和纱布上。直觉告诉她眼前这男人并不是因为冲浪而受伤的。他看上去比这儿沙滩上俯拾皆是的逐波随浪的人们好像更——伊莉莎白搜寻着合适的词——复杂，更真实。

她瞟了一眼他那高大强壮的身躯，虽然相比之下她那五尺四的个头显得过于弱小，但他脚上有伤，而她则受过自卫训练；这样大概在体力上可以拉平了。不知为什么，见到他，她一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不过，在没弄明白他的身份之前，她决定保持慎重，保持距离。伊莉莎白知道谨慎对一个女

人来说是必要的。

她的目光又回到了那男人的脸上，发现对方也在打量她。从他那专注的目光里，她读到了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的好奇。不多，也不少，就这样。不过，她从心里并不反感他那审视的目光，因为她还不是已经把他从头到脚审视了一遍？海面上吹来一阵阵冰冷的风，在这样一个夏日的傍晚，初来者会惊诧于海风的刺骨，当地人却早已习以为常了。

她注意到他左眉上有一条疤痕，这给他的相貌加上了几分野性。他算不上英俊，看上去刚强而又略显粗野。不过还好，他没穿那种南好莱坞社团成员的运动服，这让她松了一口气。他那身简朴褪色的短衫裤在沙滩上愈显出了他这个人的朴实与几分狂劲。

他脖子上没有金链，她心底忍不住赞许一声。再没有什么比男人脖子上粗重的金项链更让她倒胃口的了。有位女友曾评论说她挑选男人的品味不高，想到这儿，她暗觉好笑。的确是这样，她总是忍不住要把她所遇见的男人同她的父兄相比。她知道自己的父亲和两个哥哥都是让人可以依靠的男人，他们乐观、理智，尽管他们不理解她的有些选择。真正的男人——尽管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知道，可她的直觉告诉她眼前这个男人就是这样一个真正的男人。

“你好，”伊莉莎白说着瞟了一眼沙滩上她的浴巾。“你吓了我一跳。”

她抓住了他眼中一闪即逝的惊诧；他眨了眨眼睛。她忍住了涌上来的笑意。她知道他为什么会惊诧：因为她那不同寻常的声音。男人，尤其是不了解她的男人，经常会把这声音同诱惑联系起来，只有了解她的人才知道这种诱人的声音出

于遗传，她的母亲和姐姐也有这种陈年醇酿般让人陶醉的嗓音。

“那么咱们扯平了，你也吓了我一跳。我还以为这儿就我一人呢。”他用下巴示意了一下横在两人之间的浴巾。“是你的？”他的目光仍在她的身上和脸上逡巡。

他把身体重心移到没受伤的那只脚上，然后身体没动，只是伸出拐杖把沙滩上的浴巾挑起来递给她。

她又在心底为他赞叹一声，这一次是为他知礼与殷勤。她迈步向前，伸手用指尖接住了浴巾，抖了抖上面的砂粒，仍站在及膝的海水中。“谢谢。”

“我很荣幸。”

她用浴巾抹干脸上、胳膊上和腿上的水珠，好奇的眼光却始终没离开眼前的男人。在这样的目光审视下，他并未有任何局促不安。他只是回报以更坦白的目光，以示要表明自己无需隐藏什么。她真希望这坦白是真实的，这诚实是真实的。“除了凌晨，这会儿是我最喜欢的时候了。”

“你不介意与我分享吧？”他问。

从他的声音中，她听出了一个惯于在女人身边周旋的男人的自信。奇怪的是，她并不觉得害怕。他那充满磁性与诱惑的声音在她心中激起了一阵涟漪。她把浴巾围在腰间，朗声笑了。“当然不介意。天堂应该是大家共享的。”

“你常一个人下海游泳吗？”

身后海浪柔声呢喃着，可伊莉莎白还是听出了对方问话中的锋芒。“是的，”她承认，稍稍远离了的谨慎又回来了。“我在这儿当过好几年的水上救生员，怎么样，不担心了吧？”

他没有马上回答。他沉思着，目光掠过她那苗条标致的

身体。伊莉莎白意识到眼前这个男人很沉稳，不冲动。她很喜欢他这一点。

“不怎么担心了，毕竟这儿是你的地盘。”

她放松了。“你说得没错。是我的地盘。”她脸上温和的表情冲淡了言语中的紧张，不过她说话的语气表明她没有完全放松。“我很尊敬自然母亲的威力。”

“那么我该尊敬你的判断力了。”

她点了点头。那一刻，她敢肯定他对一个陌生人从未如此尊敬，如此恭维过。有那么一瞬，她忍不住觉得若有所失，为什么她身边亲近的人从未这样待过她呢？她甩了甩头，甩开这些不快，对他说：“我想我们是邻居吧。”

远处有警笛声划空而过，打断了她的话。她打了个寒噤，沙滩那边初绽的街灯映入她的眼帘。她在心里提醒自己，即使是在天堂里也需要警惕的守护神。她曾经是那么洁身自好，但是命运借一个陌生人的手掳走了她的梦。

他突然动了一下。伊莉莎白又把目光从远处移了回来。她先是受了一惊，凝神细看才发现他只是在退离水边。她想让自己相信他是因为听到警笛声才这样做的，他想表明自己不对她构成任何威胁。

从他脸上的表情看，他一定注意到了她的紧张与警觉，可他却平静地问：“你住这儿很久了吗？”

她点了点头。“你是来看朋友的？”她想证实自己心中的怀疑。

“没错。哈尔和戴安娜·巴克曼把他们的房子借我住一夏天。”

“这么说咱们真的是邻居了，至少是在你住这儿的时候。”

巴克曼夫妇同其他那些富有的好莱坞精英们一样，早在几年以前就在海滨区为自己谋得一处华宅，他们大多在德尔马市都有住处。她认定眼前的男人也属于那个精英团体，不过他不是电影明星，也许是编剧或制片人。她走出浅水区，伸出右手。“我叫伊莉莎白·帕克。”

他尽力优雅地站稳身子，也向她伸出了手。“迈克尔·卡西蒂。”

她握到了他的手。他的手的触摸在她心底激起了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暖暖的，很亲近。短暂的接触之后，她抽回了自己的手。但是已经晚了；有什么东西涌入了她的血流中，滚烫滚烫的。伊莉莎白忍不住颤抖了一下。

他皱了皱眉头。“你冷吗？”

她觉得身上滚烫又冰冷，可她不想承认，毕竟她对眼前这个男人还一无所知。“不太冷。这儿的夜风我已经习惯了。”她强笑了一笑。“不过游客们倒是会大吃一惊的。”

他笑了。“怎么说呢，不过你很喜欢这样。”

伊莉莎白耸了耸肩，他的敏锐更激起了她对他的兴趣。“这样就很容易区分当地人和外面来的人了。”

“你这个标准很有价值。”

“我很高兴你能这么想。”她很欣赏他这种不露声色的幽默。

“我得回去了。你要不嫌我蜗牛爬的话，我邀你作伴。”

“带路吧。”她鼓励道。

他小心地转过身子，留神不让散砂碎石绊倒他。伊莉莎白走在他的身旁，两人有一段时间没有交谈。可这沉默中却有一种默契，她的担心逐渐消失了。迈克尔·卡西蒂只不过是

个有魅力的拄拐的男人。

不过她知道，真正的危险，不管是感情上的还是其他的，在最初的时候总是只露冰山一角的；她知道，因为她有经验。一声叹息冲口而出，她就不能不去想她那个未婚夫吗？她还能再一次信赖一个男人吗？她感觉到了迈克尔投来的询问的目光。可他压下了自己的好奇，没有来打断她的思绪；这又让她在心里为他喝了一声彩。伊莉莎白不愿向人解释她的过去，更不用说是对一个陌生人述说了。

他们走过了几幢优雅别致的住宅，经过了一家海滨餐馆。她绕过一把空着的沙滩椅，重又回到他的身边一起往前走。“你用这副拐有些日子了吧？”

“六个星期零两天。”

“怎么回事？”

他向她这边投来懊恼的一瞥。“该向左的时候我向右了，总之是我自己不小心。好消息是，这不是永久性的。”

“总是很不方便。我有段时间也用那两根棍子，简直恨死它们了。你显然已经过了卧床乱发脾气的阶段了。”她灿然一笑。

他也笑了。“算是过了吧。自从出了这事儿，我想我得离我那帮朋友远点了。”

她爽声笑了。“让我猜猜看。是跟腿受伤？”

“不幸言中。”

“痊愈时间很难预测。”

“还有呢？”

“不是玩笑，”她深表同情。“不过你看上去没问题，能顺利度过。”

“我都快烦死了。”

“可你挑了个好地方来烦死。”

“我不否认，我很感激哈尔和戴安娜能把他们的房子借给我。”

“上大学的时候，他们的大女儿有一次游泳溺水，是我救了。后来就常去他们家，是好人。”

“是好人，我也认识他们有好多年了。”他突然住口不说了，苦着脸把腿伸直，把裹着纱布的脚放在一根漂流木上。

伊莉莎白犹豫了一下，向他这边望来。海滨餐馆里的灯光映亮了他那突然变得苍白的脸。“有麻烦吗？”

“疲劳过度，抽筋了，”他从牙缝里吐出这几个字，然后弯下腰去按摩那条好腿的小腿肚。“今天晚上我走得太远了。”

她很欣赏他的诚实。“我的占卜水晶球告诉我你拄着拐一直走到那边崖下，然后又往回一直走到这儿。”

惊异与疼痛同时显现在他的脸上；他直挺身子望着她。“你怎么知道的？”

“我用拐杖的时候也这么干过。”她承认。

“为什么？”

“我那次把脚扭了，我想练练自己。”

他点了点头。“我明白了。你那会儿是运动员吗？”

他的目光在她胸前停留了好大一会儿，这才回到她的脸上。她这一次没有觉得对方的行为有什么冒犯的意味；相反，她觉得自己心跳加快了。幸好，天色已暗，昏黑的夜色掩去了涌上她面颊的红润。她从他的目光中看到了欣赏，这不仅没让她吃惊，反而让她觉得有些欣喜。

伊莉莎白清了清嗓子，把注意力从他那张狂劲的脸上收

回来，回答了他的提问。“非专业的。我那会儿在跑长跑，只是为了向我的一个哥哥证明一个观点。”

“你证明了吗？”

她笑了。“不算是，他让我自己觉得没趣。”

“你看上去并不在乎。”

“大哥是想让我知道一点，当我的身体拒绝合作的时候，应该用大脑指挥。那一天我上了很重要的一课，知道了什么是界线。”

“你很坦率，毫不隐瞒地让我读你。”迈克尔语调中有一丝怪异。

她耸了耸肩。“伤害是无法事先预料的。”

他盯住她看了一会儿。“你不怕我。”

他这句话声音不大，却好像是突如其来的一拳向她打来。伊莉莎白觉得刚才所有被她挥去的紧张全涌了回来。她的笑容消失了，她那张充满生气的脸和闪亮的眸子一起黯淡了下来。“这话怎么讲？”

“只是就事论事而已。自从你看见了我就一直在观察我，你的身体语言充满魅力，你脸上的表情也是。大多数人不能这么快就把这些结合在一起。”

她柔声问道，“我应该怕你吗，迈克尔·卡西蒂？”她不在乎他脸上的诧异。她要知道他的答案。

“绝对不。”他说得很肯定。

“那你为什么要对我说那些？”

“我不想吓着你。我只是……同陌生人说话是件很冒险的事。”

“在当今的社会，同陌生人交谈的确是件很冒险的事，可

我还没到要因噎废食的程度，我还不想就此停止生活。”

“你看上去比大多数女性更懂得城市生活的乐趣，”他说。“你不会轻易屈服，是吗？”

她毫不掩饰自己的诧异。“你看不到自己的表情，可你这话听上去已经足够表明你的性别歧视了。”

“是吗？对不起。”他承认得有点不情愿。

听了她毫无悔意的道歉，伊莉莎白强忍住微笑。“认清自己所处的环境对我来说是第二天性，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她没往下说。提到她的警察身份就会牵出那一串痛苦的过去。“……这一点也不奇怪，因为我父亲和两个哥哥都是警察。”

“原来如此。”

听上去他像是刚解开了一道难题，她内心的紧张又退去不少。“除非你打算击倒我，抢走我的提包，可我没带任何包，所以我们之间没问题。况且，我认为作案后如何快速撤离，这对你来说是个大问题。”

“我从来不拦路抢劫。”

他的面无表情逗乐了她，她的笑声沙哑，像一只温柔抚慰的手。“那我就放心了。”

“你的嗓音很独特。”

“他们都这么说。”她把目光从他脸上移开了。

“我是说你的笑声，”他反驳她，似乎不愿让她以为他是个乱恭维女人声音的人。“不过我得承认你说话的声音也同样独特。”

“我们家里的女人声音都这样。”

他没有马上接话，而是定定地望着她。他脸上的表情又

一次叩动了伊莉莎白的心扉。她不知如何回应，只好把目光投向别处，可她的心却跳得很猛。

“很多男人迷失在声音里，不是吗？他们无法表达自己究竟想让你怎么样，他们无法向一个正在说话的女人传达自己的想法。在你对他们说话的时候，我敢打赌，他们一定听不见你说的是什么，他们迷失在声音里了。”

她点了点头，很高兴他把她当作一个完整的人来看待，而不只是一个声音或是一个身体。这一点让她莫名地松了一口气。

“你知道吗？你知道某个特定的女人的声音会让一个男人心痛吗？”

这个问题以及他低沉的嗓音中流露出的亲密都让她很吃惊。她屏住呼吸，盯住他的脸，想从那上面发现一丝真诚。她心中涌动着不可言喻的渴望，她希望他同她从前认识的所有男人都不同。特别是那个人，他跟她的家人一样不理解她所做的一生中最痛苦的选择。她希望眼前这个男人会同他们不一样。

并无犹疑，虽然她以前从未同一个初遇的男人进行过类似的交谈，但是伊莉莎白不愿回避他的问题。她觉得应该面对它——还有他。“男人应该留心倾听没说出来的那些话，这样才算明智。重要的信息可以通过很多方式传达。”

“猜测别人的心事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忽视明显的信息是很不明智的，”她反驳道。“当然，我说的是真正用耳用心去倾听，而不是什么特异功能。”

“如果我们要做朋友的话，我就得记住这一点，是吗？”

她怔了一下，不知该如何作答。在脑中自己幻想一个男